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三至九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崔國芳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三 起屠維單閼正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九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符二年春正月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陜西邊儲

辛未詔張舜民畢仲游孫朴趙叡梅灝陳察李昭玘

並罷館職　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己卯詔許高麗國王進士賔貢　辛巳詔自今應被旨舉官所舉不當具舉主姓名以聞　甲申夏人以國母卒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却其使　戊子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　乙未詔吏部守令課績從御史臺考察黜其不實者　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

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於卞惇無敢違者帝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為之屈也　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於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頷之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冤飲恨之語也　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三月丙辰遼使蕭德

崇來為夏人請緩師仍獻玉帶 築環慶路定邊城 丁巳秦鳳經略司言呉名革率部族孳畜歸順詔名革補内殿承制首領李哆補右侍禁及賜錢帛有差 夏四月庚辰章莘王府 丙戌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 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卯詔鞫獄徒以上須結案及審録審奏然後斷違不如令者坐之 癸巳封永嘉郡王偲為睦王 遣中書舍人郭知章報聘于遼 甲午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張

商英爲權工部侍郎　丁酉築威羌城　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觧機務章奏　五月甲辰太白晝見　庚戌築鄜延路金湯城　癸亥奉遷真宗神御于萬壽觀延聖殿　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　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曽布三等許將蔡卞黄履皆二等　戊辰詔朕閱陳次升任御史日章奏觀其微意附會權臣詆毁先帝朕含容其過委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久居其位殊無小補

可罷職與遠小監當乃責監全州鹽酒税　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川城　甲午賜環慶路之字平曰清平關　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閤門使張存等轉官賜金帛有差　己亥河決内黄口東流斷絶　秋七月庚戌河北河漲沒民田廬遣官振之　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為水官不主東流故特遣之　邈川首領瑪爾珍性嗜殺部族攜貳大酋森摩欽戩等有異志以瑪爾珍季父蘇南黨征

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死獨峗酋綽爾格得逃以董戩疎族溪巴烏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烏之子巴勒戬據溪格城瑪爾珍攻殺巴勒戬綽爾格奔河州說洮西安撫使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於朝章惇許之贍引兵趣邈川丙寅欽彪阿成以城降贍留屯之　先是蹇序辰言請將六曹諸司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譏訕者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李積中亦以為言三省

不行踰半年矣至是乃復檢舉降詔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知河東府盛陶改知和州以言者論其元祐中詆誣先烈排毁舊弼也　癸酉章惇等進新修勑令式惇讀於帝前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勑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甲戌太原地震　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北河隄岸　戊寅皇子生賢妃劉氏產也　乙酉賜熈河路緡錢百萬撫納部族　丁

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熈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　瑪爾珍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詣河州降於王贍詔胡宗回為熈河經略使以節制之　甲申建葭蘆砦為晉寧軍　癸巳太白晝見　丙申保寧軍節度使知杭州呂惠卿特授檢校司空　九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　左司諫王祖道言全河北流渰沒人户田苗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

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癸卯
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甲辰幸儲
祥宮　乙巳幸醴泉觀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妃既構廢瑤華章惇與内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
中宫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帝大喜遂立之　乙卯
通判潭州畢漸言應元祐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請
悉令碎毀從之　己未青唐酋隆贊以城降　壬戌雨
罷秋宴　甲子右正言鄒浩除名新州羈管時章惇獨

相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並斥美人所以示至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嬪妃

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為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並斥美人以示至公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嘅歎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

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天意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冊

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帝謂浩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明日章惇入對極詆浩狂妄遂有此責章留中不下考異此句依東都事略鄒浩傳宋史浩傳云付外恐非使此疏果下三省為人所共見則蔡京他日亦不得偽為浩奏以誣之矣尚書右丞黃履言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章與善地坐罷知亳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

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浩除正言晝適監廣利門徃見浩問曰平日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盎也晝然之既而謝病歸里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志完浩字也浩得罪晝迎諸塗二人流連三日臨别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仙遊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忠為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時又有曾誕者故相

公亮之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請復后浩不報至是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其略曰客問鄒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皇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其時浩力言之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且是時得罪必不至若是

之酷以貽老母憂也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書出識者以比韓愈諍臣論　丙寅御文德殿册皇后　閏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授保静軍司馬邵州安置以在元祐中嘗任臺諫羽翼權臣誣謗先猷故也　癸酉置律學博士員　詔詳議廟制　瑪爾珍既降於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森摩欽戩迎溪巴烏入城立穆珍之子隆贊為主其勢

復張瑪爾珍大懼自髠為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
進師贍急攻隆贊及森摩欽戩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
詔以青唐為鄯州隴右節度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
支城並隸隴右命王贍知鄯州王厚知湟州　戊寅以
廓州為寧塞城　丙戌梁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識
曰魯公作文王尊彝　甲午熒惑犯太微垣左執法
乙未皇子𤇍追賜名茂贈越王謚曰沖獻　冬十月庚
戌朔集英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單州依呂大防例不

得引用碁數赦恩叙復　壬子詔河北大名二十二州軍置馬步軍指揮以廣威保捷為名　十一月乙亥詔以綏德城為綏德軍　壬辰詔河北黄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税三年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悉如太學三舍法州許補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嵗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内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内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

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是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子　十二月乙巳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蘇村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此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導河使之北行以遂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為便從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　丁丑奉安太宗御容于景靈宮大定殿　戊寅大赦天下蠲民租　己卯

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又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秩一等賞諸軍遣宋淵告哀于遼　辛

已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癸未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妃　甲申命章惇為山陵使　戊子以章惇為特進封申國公　己丑罷增八廂邏卒　以權工部侍郎張商英為中書舍人　二月己亥始聽政尊先帝妃朱氏為聖瑞皇太妃　丁未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　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太后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　癸未初御紫宸殿　戊午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忠彥

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彦乃駙馬都尉嘉彦之兄元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致人言遂移樞府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廢而不恤者多矣獨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彦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為例臣恐政府將為敦愛外戚之地矣　以知亳州黄履為尚書右丞　辛酉名懿親宅潛邸曰龍德

宮　壬戌詔陜西轉運副使馬城等提舉開修鮮州鹽池　甲子毀承極殿　丙寅遣吳安憲朱孝孫送遺留物于遼主　三月戊辰朔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臺諫者　庚午遣韓治曹譜告即位于遼　辛未以給事中范鏜為龍圖閣待制知瀛州　甲戌召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監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知洺州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韓忠彦曾布薦之也　甲申以中書舍人張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

提舉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帝曰張商英與拯皆不可留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乃有是命葢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考異李燾曰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具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覬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制河北曹按商英自中書舍人出曹布日録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說令不取

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綽爾格請歸帥本路

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人十萬衆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溪巴烏與其子錫囉薩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隆賛乃木征之子遂命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爾勒鄂丹斡曰懷義為廓州團練使知湟州加瑪爾珍懷遠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於賀州胡宗回落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乙酉以翰林學士

承旨蔡京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蔡卞言於帝曰凡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為宰相所逐帝不答翌日曾布入對帝謂布曰蔡京張商英范鏜皆已去只有安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己丑以日當食降德音於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録趙普後　辛卯朔以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雍丘人與陳恬鮮于綽齊名號陽城三士至是應詔上書曰

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悉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出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恠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

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與之名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

其韋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
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
孫謂惇與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殘忍根乎天
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
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臣之變比年
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駮詔令共
持喑默以為得計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
同列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

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
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
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
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
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
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乙未却永興民
王懐所獻玉器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戊戌詔知
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劉拯罷知濠

州以其論事觀望志在阿私也是日曾布入對帝諭布曰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布力陳京不懷姦害政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並立此必有姦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帝曰無他皇太后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耳布曰臣見陛下踐祚以來援擢人材深合羣望故欲自竭衰朽裨補一二中外善人君子嚮塞已久自聞初政亦人人欣慶鼓舞若事變如此善類皆解體矣不聽　甲辰以門下侍郎韓忠彥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部尚書李清臣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蔣之竒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録曹佾後　丁未以帝生日為天寧節　己酉皇長子亶生時帝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禮越三日辛亥大赦授亶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　癸丑賞應詔上書可採者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何大正吕彦祖凢五人　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官宫觀蘇軾等徙内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

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
何用何人醫治純仁頓首謝從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
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
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
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
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純仁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
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從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
幾卒于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常自謂如行雲流

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　先是韓忠彦言哲宗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為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陛下急詔罷局盡裒所編類文書納之禁中詔取以入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竊見

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葢縁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為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刋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咎若一一編録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録意恐在此今編録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為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

未諭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書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翌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　御史中丞安惇附會權姦屢興大獄士大夫貳千里赴逮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謡及召鄒浩為諫官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

乃出惇知潤州　五月丁卯朔罷理官失出之罰　皇太后將復瑤華之位會太學上舍生何大正上書言之癸酉遂降詔曰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為元祐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尚書右丞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

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
龔夬言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凖而
已及至章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
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蔡
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望採之至
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
張庭堅相繼論列乙酉卞罷知江寧比部員外郎董必
出知興國軍知無為軍舒亶監潭州南嶽廟皆卞黨也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辛卯還司馬光等致仕遺表恩　癸巳河北河東陝西饑詔帥臣計度振恤　六月丙申朔遼主遣蕭進忠等來弔祭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龍圖閣待制知荊南邢恕昨以北齊宣訓語誣司馬光而光及范祖禹等貶竄以文及甫私書證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矜恤之恩徧及存没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恕反

覆詭詐得罪先朝公議不容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丁未詔恕以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 癸未遣陸佃李嗣徽報謝于遼 八月乙未以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駮奏洵武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庚子作景靈西宫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於其西

辛丑出内庫金帛二百萬䧺陜西軍儲　壬寅葬哲宗欽文叡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　庚戌詔以仁宗神廟宗廟永世不祧　癸亥祔哲宗神主于太廟　左正言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皇帝靈轝陷濘不前露宿于野願速降指揮先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别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别議典刑　九月甲子朔詔修哲宗實録　尚書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事詔答不允翌日復上

表又不允惇徑出居僧舍帝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禮
貌不為不至矣惇乞越州當與之初臺諫豐稷陳師錫
陳瓘屢劾惇有以定策時異議為言者至是帝將罷惇
謂輔臣曰朕不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罷
之餘事俟有人論及别議行遣　丙寅遼遣蕭穆等來
賀即位　丁卯減兩京河陽鄭州四罪一等民縁山陵
役者蠲其賦　己巳幸龍德宫　辛未章惇罷為特進
知越州仍放辭謝　丁丑詔修神宗正史　先是御史

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儼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納内侍戚里以覘大用中外見陛下隱忍留京咸謂有大用之意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若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墮矣辛巳稷登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張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卞竊弄威

權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于瑶華宫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已卯

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頗出其門裴彦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以為萬幾之事黜陟差除

皇太后至今猶與也庚辰御批瓘言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為郡帝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見上閤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　甲申詔蔡卞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知成都路昌衡知鄆州呂嘉問並分司南京光州居住坐尹京時附會惇卞殺戮無辜也河北都轉運

使張商英知瀛州范鏜並落職商英知隨州鏜知滁州亦坐惇卞黨故責　是日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至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户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盛德不為無累臣愚計謂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

議其孝如彼皇太后能含宏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丁亥詔瓘改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日所進劄子請按蔡京之罪明正典刑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若以臣言為非則重加貶竄乃得允當所有知無為軍敕不敢祗受詔不許辭免　己丑復均給職田　冬十月丙申以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

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丁酉以尚書右僕射韓忠彥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壬寅以知樞密院事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辛亥詔知荊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乙卯升端州

為興慶軍　詔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學士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職依舊知洪州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職知湖州從中丞豐稷言也　戊午改知南康軍龔原知壽州　己巳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辛酉罷平準務

十一月癸亥改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　右正言陳祐言林希為中書舍人草呂大防責詞以司馬光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罯各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對策

之時已有異志至於文及甫造為劉摯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啓之陛下灼知姦黨明正典刑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況祕殿清職近臣之優選維揚會府非待有罪之人伏望聖明察希用心最為犯義重行降黜投之閒散以申公憲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舊太中大夫知揚州　丁卯詔修六朝寶訓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帝納其言庚午詔改明年元曰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

紹述之説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
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
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　詔知江寧府蔡
京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宫從侍御史陳次升言也京既
貶輔臣謂蔡卞責輕於是并責卞為少府少監分司南
京依舊太平州居住次升又言卞之為害不在章惇下
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於近地分司適遂所
欲何名為謫壬申詔卞降一官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戊寅以觀文殿學士安燾知樞密院事　庚辰尚書右丞黄履罷為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宫　乙丑置春秋博士　辛卯以禮部尚書范純禮為尚書左丞　侍御史陳次升言右僕射曾布性禀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釁近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賓之臺諫以為腹心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聖慈特正典刑以謝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

皇太后不豫禱於宮觀祠廟嶽瀆　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戊戌出廩粟減價以濟民　辛丑慮囚　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戊申降德音于諸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是歲遼封高麗王顒爲三韓國公時道宗壽隆六年也　穆都哩降于女真時阿蘇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英格使烏凌噶實魯往佐和卓戒之曰遼使來但換我軍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令遼使知之遼使可以計却勿聽其言遽罷兵

也遼使果來罷兵英格使呼嚕密遜二人與俱至阿蘇城和卓見遼使詭謂此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等何事乃援槍刺殺呼嚕密遜之馬遼使驚駭遽走不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敵汝保殺之阿蘇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英格至來流水見之乙烈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曰若償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主錐托多兩水之民陽

為阻絶鷹路復使布吉德部節度使言於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為英格謀也信之命英格討阻絶鷹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聲言平鷹路畋于土温水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蒲嘉努以遼賜物給主錐托多之民且脩鷹路而還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三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四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玄默敦牂閏六月凡一年有半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徳憲慈顯孝皇

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宫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

五年加司空改昭德彰信軍節度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禮樂為陽兵戈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漸衝正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兵戈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驚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

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癸亥有星自
西南入尾其光燭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
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
之儀次第之大畧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
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又辯明宣仁誣
謗曰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又云蓋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
微臣資以事君者也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

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坦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

之坐隅

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相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凛然有仲淹之風使熈寜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于慈寜殿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為皇太后　丁丑易大行皇太后園陵為山陵命曾布

為山陵使　巳卯令河陝募人入粟免試注官　是月遼主洪基殂于混同江之行宫年七十遺詔立其孫延禧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德勒台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謚其祖曰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道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治道

勸農興學救菑恤患粲然可觀及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諸部多叛甲兵之興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佛事罔思國恤聖宗之業衰焉 二月丙申雨雹 巳亥汰秦鳳二路兵 甲辰始聽政 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 甲寅詔貶知揚州林希知舒州降知隨州張商英為朝奉大夫右司諫陳祐論其責輕請重行降黜故也 丁巳詔譚州

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疏曰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

復極論之乃有是貶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絶之語耶惇無以對

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

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内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萋斐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馴致不已

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奏入不省卞居池州如故　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吕惠卿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惠卿引年乞致仕故有是命　甲子始御紫宸殿　乙丑遼使蕭恭來告哀遣謝文瓘上官均往弔祭黄實賀即位　戊寅以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　壬午以日當食避殿減膳減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不見　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謚曰欽聖憲肅乙未上追尊皇太后

謚曰欽慈　丁酉御殿復膳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輙奏者勿坐著為令　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曽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

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詔三省減吏員節冗費　丙寅葬欽聖憲肅皇后及欽慈皇后于永裕陵　庚辰太子太保趙郡公蘇頌卒前一日夏至頌自草遺表年八十二詔贈司空頌器局閎遠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經史百家之說無所不通尤明於典故朝廷有制作必就而正焉　丙戌祔二后神主于太廟　朝請郎梁寬言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惟朝士革面迎合雖田野書生

亦懷觀望捭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欲附會時流以規上第其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方所損不細又如方天若對策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為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為惜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方務傾覆正人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効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為法

式無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　六月甲辰責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外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為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未升大轝而布遽乘腰輿先行其罪浮於章惇三不當先與屬官推恩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不赴朝參而祐有是命責詞有云覬望以言意在推引豈

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帝不省而右司諫江公望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帝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當逐之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先是布甚惡清臣不附已數使人謂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

李燾曰此據呂本中墓誌增入　戊申封向宗回為永陽郡王向宗良為永嘉郡王　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予祠已未班鬬殺情理輕重格　左司諫江公望上䟽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熈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

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帝以拄杖逐之終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會蔡王似府史相告有

不遜語連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知淮陽軍　秋七月壬戌帝謂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進又問張商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為不然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為其懷私挾怨互相仇害也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矣帝頷之而巳布

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凡與惇卞異趣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為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絶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者皆嘗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日彼必首引惇卞以為固位計曾氏之禍其可逃耶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上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地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

兼二人思之可為寒心可為慟哭布不以為然答肇書曰布自熈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熈豐故免元祐之貶斥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觀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粗有義理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累及親友也　丁卯以著作郎陳瓘為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令得志帝深嘉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布因言貶

責之人但可復職或寘之名藩巨鎮若在朝廷則必不得安静非特平用中之意也帝尤稱愜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加貶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黨之論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衆皆以為然陸佃聞之歎曰如此則天下無事真太平之效也　丙戌知樞密院事安燾罷舊制内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

都知閤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帝意且起用欲慢赦為階燾亦爭之以老避位遂出知河南將行上疏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　丁亥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陸佃為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章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以右司員外郎陳瓘知泰州先是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神宗有為之序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

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内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為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為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録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

再修神考實録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録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録降付史院者今為宰相故也事之乖繆無大於此者臣因以所見撰成日録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彦周謁曾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縁邊費而壞先政此閤下之過也

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而閤下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指問於閤下將何辭以對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瓘書畢爭辨移時箕踞誶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又以日録辨國用須知納布而出明日瓘即以此二篇及

所上布書具狀申三省御史臺乞敷奏彈劾三省進呈帝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耶布曰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録者凡司馬光日記雜録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而王安石有日録皆君臣面對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録乃章惇蔡卞令提舉史院乃韓忠彦而擢謂臣尊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

倉庫為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
帝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不可今日如何布
愧謝而韓忠彥等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帝令責瓘忠
彥及陸佃皆曰瓘言誠過當曾布却能容瓘乃出知泰
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
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遺
丞相汝為我書之正彙再拜願得書瓘喜旦持入省甫
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有海陵之命中書舍人鄒浩

右諫議大夫陳次升皆乞留瓘不從　九月帝諭蔣之奇章楶曰陳瓘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已未布入謝帝謂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舉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請緩治之帝曰卿何所畏卿多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此輩不肯革面固當去之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

以講求及冗員浮費當裁損者詳議以聞　冬十月癸巳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為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十一月庚申以陸佃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温益為尚書右丞益初知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内者如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悦之　壬戌以西蕃錫羅薩勒為西平軍節度使邈川首領　辛未出御製南郊親祀

樂章庚辰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改彰信軍為興仁軍昭德軍為隆德軍改明年元曰崇寧以曾布主紹述從其請也　壬午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内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温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

右序舉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決意用京矣考異李燾曰曾布子紘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今不取　十二月庚寅以知洪州葉祖洽為寶文閣待制代吕希純知瀛州希純改知潁州帝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

之故布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為請也布初擬呂祖洽為侍郎帝許之韓忠彥以為不可乃止　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惟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帝封援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并奏疏一道所陳十事其四言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收用類皆狂妄語是日布呈援書帝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與徙廣南近裏一州帝許之又以誕所陳事目進呈帝曰須與勒停編管既

而韓忠彦見之怒請除名送湖南從之惇亦不復内徙

左僕射韓忠彦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忠彦累乞罷

相不許　甲午遂出居東府有詔押入　戊戌提舉洞

霄宫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供奉官童貫性巧

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使三吳訪書

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

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

屬意用京左階道録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

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已而宫妾宦官中合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　辛丑以知陳州張商英權户部侍郎尋改吏部　壬寅知滁州范鏜復職知澶州少府少監邢恕光禄少卿吕嘉問司農少卿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於歸田里人安惇蹇序辰並散官予祠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　戊申池州居住蔡卞復官予祠　丙午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西宫丁未詣宫

行禮己酉降德音于西京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輒至京師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　是歲遼人來送遺留物河東地震京畿蝗兩浙湖南福建旱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河東太原等十一郡地震詔死者家賜錢有差　二月丙戌朔以聖瑞皇太妃疾慮囚

甲午皇子亶改名烜　以蔡確配饗哲宗廟庭　丙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奏言陛下即

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十一郡地曉夜震至今猶未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自古災異未有如此臣不避死亡妄論輔弼之失以究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禄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幷以其所上宰相曾布書隨進書曰令監察御史劉燾相公門人也相公為山陵使辟燾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燾厚矣如燾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燾為御史則不可也

相公有過舉纛肯言乎言之則忘恩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纛也令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壻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為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旁招俊乂陶治天下肱之所論止及纛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若他職可以略而不論也相公置門人親戚為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

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為無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冊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朕竊疑之伏惟相公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來直言朕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朕烏程人禮部侍郎服之從弟也

戊戌詔士有懷抱道徳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奉議郎趙諗謀反伏誅　辛丑以知定州蔡京為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蔡卞改知揚州先是大名闕帥曽布白帝前兩府惟有劉奉世帝默然韓忠彦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熈寧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故有是命　聖瑞皇太妃朱氏薨追尊為皇太后上謚曰欽成　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三月丁巳奉安哲宗

神御于景靈西宫寶慶殿　戊午詣宫行禮　辛酉以兵部侍郎鄒浩為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以浩乞補外也尋改知杭州　甲戌以知大名府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　夏四月丙戌詔權吏部侍郎張商英落權字　五月丁巳熒惑入斗　庚申尚書左僕射韓忠彦罷忠彦為相名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於是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

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希意論忠彥變神
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出知大名府　臣僚上言
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人
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倡迭和者皆神考之罪人
也紹聖追復雖已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
一旦牽復不以其漸內外相應寖以滋蔓為害彌甚今
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為之
倡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

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伏望早賜施行　己丑
詔知河南府安燾知潤州王覿知越州豐稷知頴昌府
陳次升並降職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
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　吏部侍
郎張商英改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尋又兼侍讀　庚
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議害政大臣論列
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幾
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撿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

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禀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恤其間亦有干連牽挂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李燾曰據鄒餘奏議其文頗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必鄒餘也更詳之

乙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彦博光禄大夫呂大防太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

奉郎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禼孫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仲畢仲游徐常黄庭堅晁補之韓跂王鞏劉當時常安民黄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馘鄭俠常立程頤張巽等四十人行遣輕重有差唯孫固為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

外指射差遣陳瓘龔夬並子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應元祐并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執政王覿豐稷見任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七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　後苑欲增葺殿宇內侍有請以金箔為飾者計用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詔黜之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為紛更紹聖躬

攬政權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
洗滌悉復收名寘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唯以
沮壞事功報復仇怨為事潝潝訿訿必一變熙寧元豐
之法度為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
黨與則遷叙不次無復舊章或由冗散之中登殿閣而
滿方面或既殂謝之後還舊職而加横恩玩法肆奸鮮
不類此稍從屏遠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遏乃
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尚慮中外詿誤之人未

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来及元符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也　巳卯尚書左丞陸佃罷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

輔養之須其安平茍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朝議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宜窮治或言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出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為門下侍郎溫益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尚書左丞吏部尚書趙挺之為尚書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諤善諤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諤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諤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

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為中丞與曾布比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六月己丑祔欽成皇后神主於太廟　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目為青錢學士乞罷其史官左正言吳材言史官王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詐理得罪兼無出身當罷是日曾布獨對言吳材緣引呂惠卿蹇序辰等議論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婿近日以安持追削職名皆挾私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帝曰彼責在蔡京

不干卿事布曰臣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但以臣門下士為言路所攻則謂臣必摇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不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臣一身與衆人為敵如處風濤之中日不自安是時助臣者唯此三數人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逐此等是為元祐人報怨耳帝矍然布因言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溈之乃其瑨議論之際多與惇為地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虚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　壬辰減西京河

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　癸卯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己酉太白晝見　壬子改渝州為恭州　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　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閏月甲寅朔更名哲宗神御殿曰重光　己未以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尋改揚州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列要途陰擠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挈提姻婭驟致美官汲

引傈浮盜竊名器愛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搢紳
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
變炎凉鉤致齊人之竅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法家
之謬説輕改垂世之典刑為臣不忠莫大於此熏布初
以韓忠彥為心膂李清臣為爪牙協濟姦謀共伸私忿
其趣雖異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戾清臣
褫職實誅死後之姦回豈容斯人尚司魁柄況日食地
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

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
布連上章乞罷翊日壬戌詔罷布為觀文殿大學士知
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
逐出之至崇寧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彦而
專其政無何京為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戸
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
相私其親曽布壻陳廸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
聲色稍厲温益叱之曰曽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悦而

罷御史遂攻之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為私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壻高茂華往来計議共成元祐之黨曁登相位凶焰日滋復與忠彥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巳而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希指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又力引王古為户部尚書王覿為御史中丞二人者元祐之黨也而用以掌開闔斂

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於是更詔布落職提舉明道宫太平州居住　以刑部侍郎張商英為翰林學士　甲子詔諸路州縣官有治績最著者著監司帥臣各舉一人　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改知越州　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明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閲臣寮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宫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縁何外人得入

宮禁殺之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仍仰依此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長編載鄒浩劄子曰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冦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柰何陛下遽忘其槩乎臣

觀陛下之所為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也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餗安乎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塞天變減常膳以銷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盛德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饑饉陛下責以宰相燮理之功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為辭惇為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以立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行復后之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以見日月之光戚大之世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願歸田里力農圃為亂世之民願膾臣心肝以獻惇斬

惇首以謝天下　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曰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令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不言中外誇莫能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哲宗皇帝況降制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僚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鞫問倘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興謗之吏如默而不言慮玷哲宗皇帝載於方冊曷可傳之萬世妾伏覩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後来通說事端差官制勘有雷公式圖畫之跡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遷徙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乃令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遭遇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攄前忿豈存內外重輕之理祇報先朝未用之怨衆口鑠金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妾稍有

干涉用情不敢拱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漽識詳具奏聞安能辯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鑑妾之負寃無告出自宸斷特賜矜察　初浩以諫立后被謫章留中不下

元符末還朝入見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忌浩欲擠之果使其黨偽為浩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且多狂妄指斥語復偽為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流布中外帝見之大怒遂下詔治浩之罪貶衡州别駕永州安置京又

使其黨為元符皇后撰謝表以上詔並送史官長編載元符皇后謝徽宗表曰伏覩詔書布告中外責鄒浩誣罔故鄒王非妾所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冤上訴俟明命於三年須詔亟行示信恩於四海下以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念妾本京輦良家之子玷先朝御侍之聯雨露既及於凡材草木焉知其帝力屬鄒王既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羣臣之僉議旋加冊命進長後宮非天克相以誰為任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為誣語於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當自反其所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倡事端逮從制勘禁書圖畫之備露御史錄案之甚明自取之刑俄聞廢命案牘固存於朝論非原豈本於妾身方羣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當陛下承祧之始屬欽聖垂簾之間泣血書

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備見始終豈期元祐之朋邪競蓄前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豈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尚何封章之可行妾所痛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妾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曷小已之足論終期羣枉之氷銷果賴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昭著姦言偽説難逃聖覽之明巧詆深寃灼見沽名之賊曲文平恫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善繼上追兄弟友恭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昭明之典妾殞身何報没齒知榮生當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

浩初除諫職入白其母張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顧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考異李燾曰新錄辨誣云鄒浩

復名用蔡京忌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使其黨作偽疏繼而京執政故有是責要之此段皆非實事鄒浩疏元符皇后上上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京為之也丁未録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藁浩奏以元藁不存陳瓘聞而歎曰若後日有撰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已而章惇果偽撰浩疏袖以進案惇元符三年九月已罷相偽撰浩疏者乃京也今按宋史鄒浩傳徽宗即位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而丁未録云上欲再貶浩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藁浩奏以元藁不存二說互異一係元符一係崇寧今從宋史蓋焚藁之語京久已聞之時向太后已崩而朱太妃尚在京猶未敢為此也及是年二月朱太妃薨京適以此時入對故既撰浩偽疏又撰元符皇后一偽訴章以無太后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偽疏偽表一時一手所作大抵在是年四月後也元符皇后固甘心於浩者自當與京合謀而京素交結内侍俾以此偽疏

偽表寘諸帝前亦甚易也所可疑者浩既自焚其槀京求浩奏亦不可得而㣲宗實録鄧浩傳及東都事畧宋史鄧浩傳俱載浩元奏與偽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宮中所留元奏羣小一時難檢不及焚毁若有神物為之獲持而其後復出歟

戊寅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堂著祀典從之　壬午追貶李清臣為武安軍節度副使　癸未詔監司帥臣於本路小使臣以上及親民官内有智謀勇畧可備將帥者各舉一人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四